



偉大祖國的建設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偉大祖國的建設者

工人出版社



〔5278〕本書字數：113,000字

偉大祖國的建設者

編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出 版 者 北京北新橋路乾胡同四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1—50,086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編者的話

本書包括十八篇選自全國報刊的文學報道，描寫祖國優秀兒女在基本建設、廠礦生產、交通運輸、農林水利等經濟建設戰綫上英勇鬥爭的業績。由於祖國建設規模的宏大，由於在經濟建設戰綫上先進事蹟的不斷湧現，本書受材料限制，還不能全面地反映這一生動豐富的現實生活（這一編輯工作，我們將要繼續進行）。但是，在這些作品裏，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幾年來祖國建設的雄偉面貌，和建設偉大祖國的人們的忘我勞動、創造智慧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從而引起我們對祖國建設事業的無限熱愛，鼓舞我們的勞動熱情，滿懷信心地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綫總任務燈塔的萬丈光芒照耀下勝利前進。

目錄

難忘的夜晚	徐遲
礦山上的人們	謝挺宇
跨過了時間的指標	陳壘
「石油城」	楊朔
高貴的品質	楊朔
光榮的脚印	顧工
齊謀甲的道路	袁鷹
善於學習的人	禾子
爲了美好的明天	汪琦
勘察隊的一日	黃若海
黃河河源勘察記	董在華
爲了幸福的生活	白原
祖國的好女兒	陳牧
「家屬問題」	章明

海洋上的女駕駛	林里	二三
嵐河風暴	爾夫	一五
小興安嶺的冬天	陳勇進	一五
在白山黑水間	陳勇進	一七

難忘的夜晚

徐 遲

在八高爐要送風的那天晚上，我到工地的機器安裝工程公司第二工程隊隊部去。二隊已經緊張了一個星期，我幾次去那裏，他們都在幹，甚至在雪下得眼睛都睜不開的晚上，工人們也是整夜地幹。

但這時候，迎接人的是輕鬆的空氣。支部書記謝同志一手搖着紙牌，一手拉着回經理，叫着：「來來來，打撲克！」

於是他們兩個，楊技術員和我，一起玩紙牌了。

可是回經理的心思却在紙牌之外。他忽然說：「我們幹部常常落後於工人。我們訂的計劃，交給工人一討論，他們常常就糾正了我們的保守思想，縮短進度，保證質量，最後解決我們覺得棘手的問題。這回真是個教訓。」

謝同志的臉也忽然嚴肅起來，說：「我們只在任務特別緊張、困難的關頭，才想起充分發動羣衆。」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了解到昨天晚間的緊張情形，懂得了他們現在所以感到輕鬆的

原因。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原來他們這次向工人全部交了底，因此在開動員大會的時候，工人們說了，不要動員我們啦，只要你設計好了，設備、材料全了，下道命令，給個限期就行。果然，在前三天，任務就已經提前完成了。

但根據蘇聯的先進經驗，管道安裝完畢，就要試驗壓力，看它漏不漏風。要漏的話，將來漏瓦斯是要薰死人的。試壓結果一點不漏，正如回經理說的，進度縮短了，質量也保證了，工人們起勁啦！

後來就試壓舊管道了。那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完工的，那時候試壓結果很圓滿。誰也沒想到它會出毛病，漏得這樣厲害。檢查出來，是一個關閉器漏，因為天氣一冷，它冷縮變形了。可是修理了它，再試，還漏；再修理，再試，還是漏。時間就這麼損失了兩天。到昨天的黃昏，情況突然嚴重地惡化了。

技術員們低着頭，講不出話來了。工人們感覺到情況不好，有的就來問：「還能如期出鐵嗎？」

謝同志說：「專家已提出了快速烤爐法，來得及。」可是一般人的情緒有點低落，他也缺少辦法。他是從部隊轉來的：從冰冷的東北一直戰鬥到炎熱的海南島，折回頭又參加志願軍到飛雪的朝鮮。他是突然在半年之前，給調到鞍鋼來的。基本建設在某些地方

和戰爭是很相似的，生活上相似，戰鬥的緊張也相似。可是眼前的問題帶有工業技術性，他就拿不出辦法來了。

一個不正確的意見又開始在尋找附和者：今天不能搞了。等明天專家指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現在事實上人人疲勞不堪，都已經幾天幾宿沒有睡覺。再熬上一夜，明天還能工作嗎？

可是鉚工班蘇班長不知怎的知道這種思想，飛也似的跑來激烈反對這個意見。他從九日起就沒回家，九天九宿沒有睡好覺。前天隊部就下了命令叫他去睡。他出去一會就回來說睡不着。昨天隊部又下令叫他去睡。他還是沒有睡呢。一想起任務沒有完成，就不能睡了，就跟一九五二年九月國慶獻禮大突擊時，他也不能睡一樣。他不放心，嗓子啞了，眼睛紅腫了，這回也如此。他說：「眼看任務不能完成，怎麼能睡得着覺呢？」

從二隊部的窗子裏，可以看見八高爐這龐然大物，聳立在地平綫上，但是它還是靜悄悄的，不能動作起來。情況可僵住了。人都疲倦透頂，情緒越來越低，兩種意見相持不下。

回經理從公司裏開會回來，一看這情況，他腦中就閃過一個思想：「幹部會垮下來嗎？」他堅決反對今天不工作、休息了明天再幹的主張。

現在的時間每一分鐘都是寶貴的。這正是大家積極想辦法的時候。總是在這種關頭，那依靠羣衆的觀念在回經理腦子裏最明確。他就召集了技術員，班組長，工人積極分子來開擴大會。這個經理過去幹過民兵工作、土地改革、文教工作和政權工作，雖然一九四八年就來鞍鋼，在嚴重的技術問題前面，他也拿不出辦法。

他們討論了很久。關鍵問題還是抓不到。幾個鼓風機上的技術員也跑來支援了。他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還有沒有別的辦法？爲什麼只是開閉器有毛病？究竟是什麼毛病？別處還有沒有毛病？忽然一個工人應道：「是啊，我們好沒有打算，好像我們並沒有找毛病啊！」聽到這聲話，回經理臉上放光。兩天兩夜腦筋想死在一個開閉器上了。

「找毛病！」他說。「要檢查全部舊管道。」

大約在夜間九時，工地上已經組織起一支臨時的檢查隊伍來。它是由懂技術的幹部，技術員全體，班組長及技術好的工人組織起來的，分了四組。架工們已經在空中河流似的大管道旁邊搭起走道來，他們熟練地搭了許多木架。

幹部、技術員和工人都帶上了安全帶。他們有的手拿胰子水，有的拿薰着火的麻繩頭，有的拿了閃閃的洋燭。一行人馬，全上高空，爬上管道。管道中送風。宣傳台上，播音機宣佈突擊檢查開始。

如果管道漏風，抹上胰子水就要起泡沫，薰着火的麻繩頭就會燒起來，洋燭會被吹滅的。於是喜報來了。發現了漏洞，一個又一個地在播音機上宣佈。他們在各種不同的開閉器、流量導管上一共發現了十來個大漏洞。在寒冷的夜空中，他們檢查了五個小時，一發現漏洞，就由氧電焊工上去切斷和焊接。兩點半試壓一次，四點半又試壓一次，水銀柱一次比一次站得久。蘇班長最後用一塊檔板堵死了一個開閉器，再試壓。那時是七點鐘，天已大亮了。水銀柱就再也不下降，現在舊管道也達到了質量標準，一點不漏。

「真是一個緊張的夜晚啊，」謝同志說。「我們總算順利地通過了。」

「這是一個難於忘記的夜晚。」回經理說。

「你們辛苦了！」我說。

「辛苦？一點也不。突擊最好！」回經理斜了頭說。「我們的潛力是挖不完的啊！」他停一會兒又說：「基本建設就是這麼回事。沒有星期天，沒有白天黑夜。工程沒有個完，這個完了那個又開始。一個人，只要從事基本建設，就會有一般人所不了解的勞動熱情。」

就在這個時候，王科長跑進來了。這些日子我一直找不到這個忙人。他報告，卸檔板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我趕緊跟着他就往外走。

我們到了發電機旁邊一個小房間裏。裏面擠滿了架工和鉚工。爐火熾盛。堅持了十晝夜的蘇班長到底給送回去休息了。今夜，只要把一個管道內的檔板卸下來，就開始送瓦斯烤熱風爐了。

架工們又搭起了一個腳手架子。工會主席要求他們把走道加寬，以免發生了事故沒有迴旋餘地。據燃氣廠派來的一個組長說，高爐瓦斯很厲害，薰上兩口，人就醉倒，再醒不來。他拿來了防毒面具。他自己曾戴上它在對面不見人的瓦斯中停留過四十分鐘。但這些鉚工是第一次戴防毒面具，大家還是有點不放心。

小屋中的鉚工們開始魚貫而出，嚴肅得如同上戰場之前的士兵，默默地爬上架子。我們在底下屏息仰望，時間過得特別慢似的。後來，一塊圓圓的大檔板慢慢地降落下來了。

我們又回到二隊部。但沒有很久，王科長又拉我到隊部門外。這時大約將近天明了。遠遠的天空裏，色彩很多，一閃一閃像夏夜的閃電，是電焊的青綠色光芒。在北面的天空，還有焦爐之上的紅雲。

「你聽！」

我聽到微微的聲響，很快很快擴大了，像一陣颶風從遠處疾馳而來，終於把這整個

地區捲旋在風暴中。風在管道中呼嘯經過，那樣強勁有力，這種力量好像在你自己的血管裏流動起來了。是怎樣強大的力量啊！這地區在一剎那間活了起來。室內的人都到了隊部門外，我們歡呼起來了。我們到了熱風爐下的燃燒器上，從一個圓圓的透明的視孔，觀察爐內情況。一圈幻異的紫羅蘭色的火光在裏面跳動，跳動。我們到了計器室內，潔白的磚砌的房間裏站着成行的自動化的計器，紅燈綠燈亮得像放光的寶石。

風暴越來越強大。忽然間，那黑黝黝的八高爐試燈了。一下子，全部的燈火都開亮了。從高高頂上的燈，到斜塔上珍珠頂圈似的燈，到爐腰和爐缸上的一片氾濫的燈火，把八高爐裝點得無比燦爛。

所有的人都看見了，都歡呼起來了。八高爐上燈火亮了。這是新中國的第一座自動化的高爐！人人都覺得心裏有說不出來的輕鬆愉快。黎明很快降臨了。似乎天氣已經轉暖。似乎這是春天的第一個黎明。在你的腳底下，解了凍的泥土是那樣地柔軟。在黎明的天空中，八高爐的最高的桿上已飄揚着兩面五星紅旗——兩個舞蹈家，它們正在展示勝利的雄姿。

礦山上的人們

謝挺宇

早晨，太陽從山後升起來，金色的光芒撥開了這山溝裏的濃霧。用整齊的青石和灰石建築起來的礦山各種建築物，就在蘋果累累的綠葉叢裏顯出來了。

前面是大海，波濤上有兩片白帆，向遼遠的海上飄去。這裏，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從下午起，濛濛的細雨把礦山和海洋迷糊在一起了；現在，天像洗刷過一樣，藍澄澄的，跟深藍的海水連在一起。

春天，從太平洋來的海風，吹開了白的蘋果花和紅的杏花，滿山碧綠，散佈着紅白相間的花紋。外來的人，以爲這裏是療養院。但在大風雨的時候，海浪咆哮，好像無窮的海浪要淹沒這條大山溝，使人驚心動魄；但最使人驚奇的，還是這裏的人們。

昨天，我訪問了朱明遠。他是這裏有名的人物，已經有五十歲了，高高的個子，寬厚的肩膀，身體挺壯實，嘴角上刻着兩條深深的勞苦的皺紋，顯得異常沉着和堅毅，像一座古典的青銅的武士雕像，有力地站在我的面前，馬上使我感覺到，這是一個真正的老礦工。

他告訴我他過去的生活：年輕時，從關裏來，怎樣帶着老婆孩子，爲了吃飽肚子，從一個礦山轉到另一個礦山。東北的礦山他都跑遍了，後來爲了活命，有一次幾乎和把頭拚了命。現在，他生活得很好，掙的工錢吃用不完。兒子在瀋陽十四中學上學。他還約我一定到他礦井裏去看看。

今天上午我準時去了，他在礦井等着我。他現在是礦井副主任，以前他是這裏的鑿岩工。他的小組三年來沒出過一回事故。他帶的徒弟，現在都成了幹部。

他把我的瓦斯燈撥的雪亮，像在家裏一樣地熟悉，帶着我從一個送道，走到複雜的掌子裏去，一轉彎，又走到另外一個送道來了。他一邊走，一邊解說。沒有想到，這個沒有上過學校的中年人，能够這樣頭頭是道地講出地質的分類，石灰岩是古生物形成的，銅礦怎樣在石灰岩和花崗岩之間……

我不能不驚奇，我說：

「老朱，你怎樣懂得這樣多？」

他似乎很苦惱：

「懂得太少啦！過去是自個瞎琢磨，解放後才學了一點點，越學越不夠。」

在一個掌子裏，噠噠噠……的聲音震着耳朵。我們走過去，濛濛的水氣，就像在十

二月的早晨，樹林邊升起的白色濃霧。兩盞瓦斯燈掛在崎嶇的礦壁上，顫動着，發着綠光。一個年輕礦工，聚精會神地在風架子上按着鑿岩機。他的助手，捏着鑽桿，使它往深處鑽下去。風門一開，隨着震耳的噠噠聲，噴出細碎的水氣，瀰漫在掌子裏，把我的瓦斯燈也震滅了。

朱明遠看了看，做了個手勢，那個礦工就照着他指的地方，斜着鑽下去。

我們走出來，震耳的聲音聽不見了。他在送道的清水裏洗了洗手，還是那麼溫和地說：

「現在的小伙子真了不得，你看他學了不到半年，就拿得起來，早先，你推毛（廢石）推够了再說！」

他一邊走一邊說，早先是乾式鑿岩法，鑿岩機一開，把人嗆的鼻子裏，嗓子裏，耳朵，眼睛裏到處是石粉，吐一口痰也是黑的。原先，鑿岩機的濕式裝置也是有的，可是小日本在井裏不安水管，工人想使濕式打眼也沒有水。解放後，還有工人貪圖方便不使的。現在，訂在操作規程內，不使就犯規。

他把我帶到一個掌子裏，在一堆礦石旁邊，靠着一個風架子。風架子是傅景新的發明。以前老傅是個模型工，平時好琢磨，他看工人支架子用手搖，花了十多分鐘，累得

一身汗，好容易才安上。他就利用風管，用風的力量，不到一分鐘，就把架子支好了。鑿岩機放在架子上，可以隨意轉動，工人再也不用肚皮頂着，免得內臟受傷。現在，每個礦井都推廣了，別的礦山也有使用的。朱明遠手指着風架子，給我解釋風架子的構造，和使用它的方法。

在礦井裏走着問着，有時就爬着濕淋淋的小木梯上去，我從老朱這裏學到了不少東西。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坐罐子上地面來，一個雄赳赳的年輕小伙子從我們面前走過去。聽見有人叫他：

「虎子，哪裏去？」

我早聽說，季忠權活幹的猛，礦山的人都叫他是虎子。我連忙問老朱，老朱就給我介紹了。

想不到他站起來比老朱還高，真是熊腰虎背，手掌大得出奇的年輕人，一時竟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下午，我上季忠權家去，老季還沒有回來。這位股長的愛人尹洪芬，過去是富農家的童養媳，吃盡了苦頭，解放後離了婚，現在是礦山家屬委員會的主任，是個健談的人，一談起老季，就眉開眼笑的。她帶點自負的神氣說：